

活着

美文纵横
辽宁散文丛书·3

鲁野主编 · 春风文艺出版社



季志敏

· 著 ·

活

美文纵横
辽宁散文丛书·3

鲁 野 主 编 ·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辽新登字 3 号

美文纵横
辽宁散文丛书之三

著 作 者:鲁野主编

责任编辑:邓荫柯

封面设计:杜凤宝

出版者: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编:110001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电话:3864927

印刷者地址:辽宁统计局印刷厂印刷

字 数:150 万字

开 本:32

印 数:5

印 数:1—1000

版 次: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1

ISBN 7-5313

总定价:147.50 元 (25 卷) 每卷 5.90 元

的自我赤裸裸地呈现给世人品评，很简单也很艰难，而且还要有十分的自信和十二分的自觉。这使我又想起真正献身艺术殿堂的模特，是因为美才得以展示，是因为真才敢于展示。巴金老前辈晚年的《随想录》征服众多读者的原因绝不仅仅是文字上的炉火纯青，而且主要是其中的真诚。这也是为什么先哲在品评作品时将真放在真善美之首位的因由，因为，真是人生最不易达到的境界。

但是人们都在装璜自己，标榜自己是真的，虽然真的也需要装璜。现代生活，人们物质地装璜一下自己无可厚非，不然，那么多美容美发之类卖给谁？然而精神产品上的过度装璜则令人不敢贸然恭维，将灵魂包装起来，人们看到的只是满面的脂粉和到处的双眼皮，也在“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但终归不是“陌上桑”，写的人很累，读的人也很累。

我与志敏都是捧着新闻这碗饭吃来吃去的，因此相互接触较多。志敏是那样一个翩翩少年，外形的优良永远昭示着生活的圆满。及至将他的散文作品读个老底朝天，他“却原来，也是风里生来雨里长”，也是一腔苦水，满肚子的愁怨。为了爱，他“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这“戎机”当然不是战场，而是所谓的“海底世界”。商场如同战场，几度风雨，几度春秋，经济上未见成功，心灵深处却早已是伤痕累累斑迹重重

了。相爱数载的妻子一朝离异，水仙花般的爱女竟不能经常得到他的呵护，个中的愁苦也只有个中人知道。志敏用他的一枝笔将这些东西原原本本地写出来，敞开心扉任尔观，真令人有些“凭轩涕泗流”了。夸张一些说，这几首悲歌，颇有些许神话中那位英雄的味道，那扑面而来的——股股真气摄住了你的魂魄，其个别文章技艺上的粗疏以及立意上的肤浅，竟于此时全都忘却了。

他的散文不是风情万种的那种，是一目了然的今天的散文。现代社会，文山商海，感情经纬、错综纷披，传统的赋比兴以及托物言志藉景抒情等等，不知如何都与今天的生活产生些许距离和隔膜。大众传媒文化快餐的冲击，使散文这一行当究竟如何扮相如何唱念做打，成为有志于此的人们经常思索的课题。阳春白雪，和者盖寡，和者盖寡者，都是阳春白雪？是进攻，与其它门类争一高下，扩大地盘，发展队伍，还是区域防守，收缩防线，精兵简政，依然故我，俞伯牙摔琴谢知音；是披荆斩棘向前进，还是如何如何，真是一个颇费周章的事情。志敏的散文当然还未修炼到如何如何的程度，但他的创作给我们以极大的启示：“文章合为时而著”，今天的散文有今天的读者，因此要有今天的套路。散文毕竟不同于京剧等国粹，换句话说，散文要等到像京剧那样要人们呼吁抢救的时候，散文还有

希望吗？美国的富兰克林说过，古人告诉我们什么是最好的，但我们应该知道什么是现代人最适合的。现在我们总在说“跨世纪”什么的，我们的散文跨了一个一个世纪，真不知下个世纪中国的散文如何运作，当然，会越作越好的。

后来，蒙古族朋友鲍尔吉·原野在一个朋友的作品讨论会上讲过这样的一番话，他说，有的人说的是神话，比如李白，比如泰戈尔，比如托尔斯泰，他们的文章似有神助，非凡人可比；有的人说的是鬼话，云山雾罩，言不由衷，故弄玄虚，无实事求是之意，存哗众取宠之心；有的人说人话，这人话是什么当然因素很多，但至少是真话，是真心的话。（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依此理论，志敏的文章应算是讲“人话”的文章。这使我想到那次省散文学会的兵山之行，志敏忙前忙后忙左忙右，挨着累，惹着气，赔着小心，哼着小曲，那样子真是比较可爱。当时我就想起孙悦唱的那首歌——你的心情现在好吗？还有人生的路有多少不如意洒脱一些过得好什么的。现在我依然还是这个心愿，并祝他新春顺遂。

文雄的笔迹。静事如常固贵融个一吴真。可

在缺补险的能回。真野的国叶同故匪款数未五

的个今。“誓而相伐合享一九九五年冬日

文雄。部全的个个京要于沈阳三八里小区

院等要文雄。新新估数，韩国等隔京于同不意半

在至文雄。新加坡外外干和个入要韩隔京第

目 录

序言：披肝沥胆任尔观…………… 胡 虏(1)

站在无名河畔…………… (1)

出门在外…………… (9)

山炮营 …………… (12)

哦，难忘那场雨…………… (17)

活着的心情 …………… (19)

去看黄河 …………… (23)

美丽的小女孩 …………… (28)

踏雪 …………… (31)

天热，我渡长江去…………… (36)

扫墓 …………… (42)

元旦雾夜	(49)
蓝屋的留恋	(52)
东瞅西望	(55)
客居狼踞桥	(59)
小芳,你好吗	(66)
啊,黄昏是美	(71)
给一位女中学生的信	(75)
四季不懂爱	(78)
留下一张名片	(80)
在路上	(84)
遭遇灵魂	(86)
大卫	(89)
在没有太阳的日子里	(92)
祝你平安	(97)
这爸爸还当下去吗	(100)
科尔沁恋歌	(113)
汪家小子	(131)
活着	(136)
旅行轶事	(143)
作家自省城来,不亦乐乎	(149)

(18)

(28)

(34)

车，反正我见薄君一直没离开过烟酒。看得出，他的思维难有头绪，惟心情散闷中略带一股兴奋。而他那浮泛的兴奋，细而品之，便会发现藏有一丝脆弱。毕竟啊，他心中那个纯洁的“企盼”，几年来一直骚动着这个煤矿汉子粗犷的心……也许，这就是他人生旅途中最美的追求抑是他最开心快活的时刻。我不知道。只是三天后，从山里出来，他的酒喝光了，又要了我的酒，之后便是一个劲儿吸烟。那一阵阵缭绕的烟霭，总是跟眼前的大山一起晃动，晃得人心和光秃秃的山峰一样沉重……

那日，天还没亮。长途汽车从葫芦岛市连山区开出不一会儿，便上了九曲十八弯的山道。车内没多少人。除了我们，稀稀拉拉坐着十几位妇女、孩子和老人。她们朴实善良，不时用猜疑和探寻的目光看着我们。第一次进辽西的山区不免满眼新鲜生出些许好奇。但最好奇的是看山看山里人。山道狭窄，忽而云里忽而雾里，车始终在丛山峻岭的怀抱里蠕动爬行着。有时，车行在山谷里，有时，钻到山腰里，有时，行在陡峭的山崖边，惶惶不安中好像在替人类阐释着生命的历程和生命的壮美。

曲折坎坷，峰回路转。四个小时后，当我们终于踩着麻木的双脚翘首看到远方山脚下矗立着一座古老的县城时，我们还是蛮快活的。更高兴的是，团县委书记马志文在银行工作的妹妹

文艳同志没有食言，她专门请假代表哥哥到车站接我们。我们是头天晚上在旅馆电话里认识的，她告诉我们她哥出门了，她会去汽车站等我们。她用单车驮着薄君的行李，路上还碰到了团县委办公室孙主任和管“希望工程”工作的刘干事。他们头天晚上接到团市委崔唤民书记的电话，说我们要来。

因“十五”放假三天，县委机关没人。团委办公室在最顶层六楼，显得很零乱。我们惟一感兴趣的是在一个很大的《希望工程》牌榜上寻找着王宝营子乡西杖子小学郭玉梅同学的名字。很遗憾，我们没有找到。听刘干事说，那个乡是靠近河北边境最穷的地方，有一段路是走在人家的地盘。全乡有约 300 户农民的孩子靠“希望工程”资助才能上学读书。当听说我们要去村里看望孩子时，他们都面露难色。后来，我们才知，刘干事没听说过也没去过那个村，连乡政府大门朝哪里开他都说不清。

去乡里的班车早走了。10 点半钟，我们来到刘干事雇的一辆破烂不堪的个体出租面包车前，里面早已挤满了乡民。这是县城开往那儿惟一的班车。好说歹说，人总算上了车。一个半小时的土路，低着头，躬着腰，佝偻在发动机盖上，先前那“感觉”全没了。

上了车才知，车不到王宝营子，那里还远着呢。和刘干事商量后，他同意带我们去靠近西杖

子村的另一个乡。看地图，抄近路，直插山里，能节省一个钟头。只是没人知道那地方在哪儿，路怎么走。途中，刘干事还在一个小村庄找到这个乡总校的的大队辅导员老刘。他淳朴热情很乐意为我们带路……

面包车在一个灰土垢面的小山村停下来，我们才知，汤神庙乡到了。山风很大，刮起的全是黄土，人睁不开眼睛。一排合作化时期的商店门口抄手抱胸站着几个穿黑棉袄的男人和穿花衣裳的女人、孩子们在望天。细看，他们一个个全都像刚刚睡醒觉似的。刘干事跑向不远处的车马店前，央求好一阵才花高价雇了一辆三轮摩托车。显然，那车主高兴之余还想拿一把。不过，后来看，那满脸灰尘的小伙子还算蛮不错的。他说：“去那地方，给多少钱没人拉，车跑不起来，太费油。山里买油好贵喽……”

确实，摩托车像个老牛车似地蹦蹦跳跳在山谷的河道里颠簸了一个多小时，不是跑在路上。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路，那是一条很宽很宽的没有一滴水，没见一颗河卵石，更没看到一粒沙子的古河道。河道里全是四棱八角比拳头还大的灰褐色的光溜溜的石头。从那些数不尽斑驳裸露着胸膛的石头，我们仿佛看到了山民先祖们苦难的岁月。

询问司机和几个山民谁都说不出河套的名字。我们有些失望，一位光头的中年汉子气呼呼

地说：“我说城里人，不知道就是不知道，现在又不是战争年月……”

七拐八拐，好不容易总算找到了康老师的家。没有想到，四十几岁的他显得那么苍老。他说，做梦也没曾想我们会来。他很惊讶很激动也很慌张。递烟时，他满脸堆笑双手直颤抖。他费了好大劲才稳定了情绪，说：“玉梅家的事很特殊很复杂很那个……她父母都患有精神病。整年价不在家。不是他出走了，就是她失踪了。这不，前年，玉梅她娘又‘走道’他乡啦。”

听说我们要见孩子，康老师带我们又坐车往上游跑去。车停在河道北岸一栋扭歪的黑洞洞的土房子前。一位不洁的八旬老妪坐在一根很粗的树干上晒太阳。她就是玉梅的祖母。听说县里来人了，她支支吾吾老半天说不清一句话。后来她听说，要看望玉梅了解她上学的情况，她咧着没牙的嘴说，好啊，可她爹不让她念了，山上的地没人种啊……

听得出，玉梅可能辍学了。老妪听说我们要见她孙女，便用拐杖指着南面的大山告诉我们：“玉梅不在家，和姐姐进沟里看她娘去了。”司机听说还要往山沟里去，很不情愿。说那儿还远，根本无法走车。可是看到我们坚决的样子，他还是发动着了车子。又是30多里石头路，河床支离破碎，车行在一条羊肠小路上，颠得很厉害，犹如穿云过雾一般。我掀开前面的帆布小

窗，几次发现右车轮子是悬空而过。我一直捏着一把汗，真怕车翻进大沟，我们看不见孩子，白来了。

山谷越来越窄，越来越深。车行一半路迷了方向。康老师爬上河岸的石墙，走向一座石头垒就的房子前站着的一位满头长发、黑脸膛、破衣烂衫的中年汉子和三个脏兮兮的男娃子。问了好一会儿，康老师才回到车上。他指着岸上那男人告诉我们：“那是玉梅娘的大伯子。从他那混浊的眼里，我发现了他的敌意。怪不得他不愿告诉我们他兄弟的住处。问我们是什么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生怕我们从他光棍大半生的弟弟手里抢走好不容易娶到的女人……”

山间小路，越发险峻。为配合司机，我们根据前方的路况，左右轮换站着，平衡着车体重心。前方再没有路了，是一处峡谷的尽头。那儿散居着几户人家。一位黑瘦的中年男人提着水桶正要到井沿儿提水。康老师说：“就是他家。”

进了屋，一股扑鼻的霉腥味。叫玉梅的女孩正和二姐及已出嫁的大姐包十五的饺子。瓷盆里没有一星点肉儿更没有一滴油，饺馅是散稀稀的白菜。她娘抱了一捆干树枝进来了。她很瘦小的个子，不会讲话，只是抽动脸上如柴的皮肉傻笑。直到后来一想起她的样子很难理解那男人娶她的动机和目的。后来提及此事，薄君有些伤感地说：“怎么可能想象出他们结合后的

一切，唉，我们的日子像天堂……”

饺子快包完了，康老师指着薄君告诉她们姐妹说：“恩人薄叔叔从千里之外来看你们了。”她们手足无措，惊讶中露出怯懦。后来，他继父听说玉梅和二姐要跟我们回村，怯生生地说：“吃过饺子再走吧。”临走，薄君询问年前寄的信和 100 元钱，他说：“可能又让别人取走花掉了，这种事在山里常有的……”

回到康老师家，太阳偏西了。校长老郑也来了。进了屋，我把刘干事找出来问：“怎么孩子说，小薄年前寄来的过年用的钱没收到呢？你主管这项工作，一定好好查查。”后来问小玉梅学习情况，才知道，她真地辍学多时了。我们向郑校长和康老师询问寄给学校转交玉梅的钱时，他们相视半天无言，都说没见到邮单。还说，外面邮寄的邮件经常收不到就丢了。我们听后，无言以对。

当时不要说薄君，我也准备不足。我留神观察薄君的表情，他凝重的目光掠过一丝茫然。但我没想到，当他把旅行袋里一大堆衣物、学习用品和元宵拿给玉梅时，他却满脸自信，露出笑容。然后，他和郑校长、康老师商谈，一定要让玉梅复学，学费他照寄不误。校长答应了他。

我们要走了。薄君又特别叮嘱一番二姐玉金，让她为妹妹做主，让妹妹继续上学读书。有困难给他写信，叔叔还会帮助她们……玉梅玉

金眼泪就在眼眶里转。听说我们要走，她们请求我们在山里过了十五再走。薄君对她们说：“看到你们我就放心了，以后经常写信把学习情况告诉给我，我还会来看你们……”其实，当时她们决然不会想到，这位薄叔叔，薄守昌，只是一名普通的煤矿工人。他妻子四年多没工作做，靠他的工资和他妻子到市场卖咸菜维持全家三口人生活，并资助玉梅上学。而且薄叔叔妻子和儿子三年没添一件新衣服啦……她们更不会想到，薄叔叔在故乡同样资助过邻居房东的孩子上学……这次来山里，就因为年前寄给玉梅的钱让她去矿上过节的事一直没见消息，薄叔叔放心不下买了地图，准备好了礼物来到山里看望小玉梅。

三轮车突突突又发动了。康老师家的饭菜做好了，我们没吃就匆匆赶路。玉梅玉金送薄叔叔走到村口告别时她们流泪了。感动中，我拍下了他们的合影。

三轮车重新走在满是石头的古河道上。村庄远去了。我透过身后扬起的长龙般的烟尘，看到玉梅姐妹俩还站在村头的土岗上，她们许久没有动。她们瘦弱的身影渐渐隐没在光秃秃的大山里，我努力着使自己不去想她们，和她们大山里的家园……